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續筆卷十二 十一則

宋 洪邁 撰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變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感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

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敘於歷城與議討賊敘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奈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敘母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壼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

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决當作賊幸早離絶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懐中兒示之曰

此兒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實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乗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

訴之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黄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守壽春幼子

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為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

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為計即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黄泉所謂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一章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為用絷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為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為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為之用則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别哉故為國者其勿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慧絶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

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垜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失節

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丙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

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敢名重耳竟懟於臼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
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
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緼乙為
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
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
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
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

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為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材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

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内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卭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户農桑之事殊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

道則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其詳見於列子黄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

為九淵按爾雅云濫水正出則檻泉也沃泉下出氿泉穴出瀸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為汧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顔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

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令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劒漁父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涣然氷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子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弈游凫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

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惡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

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説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為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暑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

迅雷風烈風雷雨絶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絶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瓦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絶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為硯餉黄魯直東坡所

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濶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濶八寸中為瓢形背有隱起六隷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於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倜處予為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

漢槎淬礪筆鋒肆其滂葩倜儻寶此以昌我家銘與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裒淚棲睫贛州雩都縣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為池耕人徃徃于其中耕出古瓦可窾為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刓缺兩角猶重十斤潘墨如幾硎其光沛然色正黄考徳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銘於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卒以圄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靡祀歇而

此獨也存縣贑之雩曰若濯池研為我得而銘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文公推奬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髙浪駕天輸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徃

徃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蹟兩崛奇徃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而詩以為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貞元三年

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螻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顔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

讀曰悅繇讀曰傜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乂竟讀曰境飭與勑同繇與由同敺與驅同晻與暗同婁古屢字墬古地字饟古餉字犇古奔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寖曰漸也則曰法

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内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豁仇㤪坐郪陜治脱攘㪙垣綰顓擅酣侔重禺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為可省志中所注尤為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為蕭何曹參桓文顏閔必注為齊桓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

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為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髙邱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妆張尝叟河中

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
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熈寧之初垣墉
尚固曽不五年而為埏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
之中洽一洲島名曰中潬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
汾陽王所為以鐵為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
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潬自此遂廢顯
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
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其南則漢武之長

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宫秦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不以為穆公

容齋續筆卷十二

容齋續筆卷十三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輙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

監當五年二百二十一人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末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録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熈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禄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

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盖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

采適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

韻者花蕚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熒瀵賦以呈
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
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
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䰢魎人鏡三統指
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
宗樂德訓冑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
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
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

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壁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説之官為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

為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為舉首王播次之隅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負不侔度羣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恥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薫蕕同器若黙黙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熈寧間康公荆公為

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共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録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為上側以西為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闗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其林園一章為茄為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録猶用唐制以素綾爲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同别用高四寸綾濶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

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𤇆為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於方外人寄名託籍以為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為同知舉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

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
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
而曁山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
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
而一鼇頭之所載而六鼇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
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
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遥遊首
著鯤鵬事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黄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室而容

九百萬菩薩幷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為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為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

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歴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為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絶世襃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逺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徳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禄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為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靈寶大亨識者以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為天正以為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巋蕞爾一邦故非禨祥所係

齊後主隆化為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為得二日周武
帝宣政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為天子冢蕭琮晉出帝
廣運為軍走隋煬帝大業為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為唐
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為立
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髙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熈
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
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為子不成
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為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

一字與唐貞元取貞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孅與顔亮貞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贑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熈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為淳熈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説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

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㓥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㓥肉者同言之㓥音寡

太史曰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

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歷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隷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

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犛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狢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

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慎為稷慎濊人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所叙穢人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𢿻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邱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蛤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鼩犬

䖘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康民以稃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斡亦北狄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虚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

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鰂醬蛟蔽利劒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録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顔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為人

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

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
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
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為通判何足以為太夫
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
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
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
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歴家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續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貢生臣李學瞻

容齋續筆卷十四 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子一篇云説齊宣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黄老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

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又曰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不能使人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

以周務岀羣之辯不可為戸説絶衆之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正治之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悦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葢亦盡其

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鈃而文不預又别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衲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

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宫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黒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宫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册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勵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

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為相

唐自貞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脩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鉷皆以聚斂刻剥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

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鎛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為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諲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

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為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葢分字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逺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瑢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牓自譙樓儀門

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為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為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絶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廈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棲往而不反為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

以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閒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略云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

必不誤矣昭宗實録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
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
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録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
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
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
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為可證宰相世系
表知猷生丈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
矛盾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禮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覲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為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

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為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鮒為博士至尊為太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高帝為之置守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絶子雲指以為亂何也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匄韓厥

晉厲公既殺郤氏三卿羣臣疑懼欒書荀偃執公召士匄匄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君而不敢以匄厥為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

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朏屏人與語朏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朏參佐命朏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

康王曰孔邱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

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同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為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為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

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黄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仝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

用事全以為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説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㸃撿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㸃撿者如杜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盃不共持又云笑勸迂辛酒華樽逐勝移又云觥飛白玉巵飲訝卷波遲歸鞍酩酊馳酡顔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嬾醒自啜醨不飲長如醉一篇

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
坡垂似伏鼇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募天下
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
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
畢前鄉貢三禮郭嵠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
銜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

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挍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挍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

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内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為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頴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

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内

周禮天官冢宰宰其屬有宫正實掌王宫之戒令糾禁内宰以隂禮教六宫以隂禮教九嬪蓋宫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内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以其治内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為輕重然亦嘗以代陞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為太子太師經太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為太子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真宗令更與此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為司農卿於衙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大觀文

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鐫爵趙衛公坐舉官犯贓見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令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夔相元封冀𡣕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為擬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樂既播告矣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為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麻為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之矣是時夔相以食邑過二萬户為辭壽皇遣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

奏遂以邑户無止法復命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

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翦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澁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

同不失自為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䟽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容齋續筆卷十四

容齋續筆卷十五 十三則

宋 洪邁 撰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誌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

唯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彦劉汝州西城所任輝彦李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皆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覆出為惡不能絶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録于此晨游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為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飱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

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貞元元和閒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為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忮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

三二年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撿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撿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政事鄭為簽樞宋樸為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闕撿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日除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愿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

泰已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
淚交頤泰曰士大夫出處常事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
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
一旦别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泰益憐
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
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便打殺
我亦擠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
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

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見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以書押責之曰君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賣耳余離席辯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為人憒憒一日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覺殊窘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

退在樞府上偶回顧有所問奏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為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奏還省見湯已不樂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為蓋出偃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之解左傳顔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剥棗解云剥者剥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

公本注云剥擊也陸徳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滑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瑶簴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為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𢿘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絙瑟為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蘄

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為黄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閲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絶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

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焚紙炬悉焚之伸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伸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乃楊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剥棗之説得於吳説傅朋簫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薔薇罥學畫

鴉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煙花録如此甚多

書易脱誤

經典遭秦火之餘脱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脱

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頥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頥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頥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

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亦以簡編脱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

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毛公為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切詳文意所謂歌
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
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
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
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
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為比謂新宫之詩亦亡按左傳

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宫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晳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

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為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王韶熈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為嘗游陜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竊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㨫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

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
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
喃厮囉之屬羌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
為何也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
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
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於砥柱貞觀開元募借繕寫兩

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
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黄巢之亂存者葢尠昭宗又於諸
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令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
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
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
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
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
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

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兹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唯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来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為作記令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

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黄魯直跛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令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録於此云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

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
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
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
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
獨藜飡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
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
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女之為舍女遠竄
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

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懐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喈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瑶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禄如山忘其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

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别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為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氾論訓篇云禮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為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

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

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黄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

簡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絶矣

容齋續筆卷十五

容齋續筆卷十六

十六則　　宋　洪邁　撰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為史氏虛設此語以為指鹿為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

校尉高徳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以徳儒誠心冥㑹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纔二年餘葢唐温大雅所著創業起居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徳儒尤為簡畧賴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劵添給之類者白樂天為校書郎作詩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為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公輔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户曹叅軍既除此職喜而言志至云詔授户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来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鐏而其所得者亦俸錢四

五萬廩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優飫處固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為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

楊文公在真宗朝為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蓋是時尚為鮮薄非後来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粤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吴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

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

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有内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

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别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揔只載其叙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厯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

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干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頼詩

士大夫猋跡壠畆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

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疃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来潁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

之志爾来思潁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藁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潁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熈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遥於潁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

子耳公生四子皆為頼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

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
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
輩登科能無厚顔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
與為比令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
綱紀遂絶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
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
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

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郃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儒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為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户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蕡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缾瓢標箒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

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為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為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

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為秦
會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邱

自用兵以来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税直既為不堪然於
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閲大中
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録所載多諸書未
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
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税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

税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邱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

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揔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邱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令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靦於偏閏之臣乎

齊邱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杬子

玉篇唐韻釋杬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杬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鬬者取其葉挼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賴其敵至藏鴨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兎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兎蟇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為和黄秀才頃予游南海西

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榜曰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貞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

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知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為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皐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皐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

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如五

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興為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禄既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

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摧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為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為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

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為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内於山故名易為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為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

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大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鍾為地統未之衝丑故為地正商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黄鍾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此本出唐賈公彦周禮正義之説子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歙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髪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髪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

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時為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某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辟某為可惜

也如靖康之難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忠義録於其子梂乃為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

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擪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容齋續筆卷十六